

宁愿花钱受罪也不想背不孝之名

接受难不赚钱,临终关怀成空白

本报记者 陈晓丽

14张床位
仅3名患者入住

因为父亲大量咳血,王铭送父亲到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肺癌终末期。思量再三,王铭还是选择为其父亲做了支架手术。术后不久,王铭父亲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再次大量出血。在医院治疗没几天,便陷入了昏迷。最终,王铭的父亲还是撒手西去。

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越来越多的病人和家属也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与其花费巨资让病人受苦,还不如让他们相对舒服地走完最后一程?就这样,省城一所临终关怀病房依托着齐鲁医院建立起来。

今年2月底,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开始试运营,直到10月11日,这里正式投入使用,一共开放14张床位。病房走廊里放置了很多盆绿萝,墙面上有一块“爱心墙”区域,有专业设计师在进行进一步装修,营造更加温馨放松的气氛。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入住患者的舒适与安宁,这里只有单人间和双人间,病房空间宽敞明亮,空气足够流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主要接收重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目前,已经有3位患者入住。

据了解,这是济南目前唯一一家公立医疗单位设置的临终关怀性质的病房。

在很多医院的ICU病房,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病人生命已经临近终点,却浑身插满管子,依靠气管插管、鼻饲、吸痰器、呼吸机、导尿管等种种设备勉强维持生命。而家人则承担着高额ICU救治费用,却最终人财两空。在这个对“死亡”讳莫如深的社会文化下,临终关怀存在巨大缺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东院区舒适医疗综合病房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营后,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

医疗资源紧张
医院无暇收治临终者

齐鲁医院教授陈晓阳表示,临终关怀是指对生存时间在6个月及以内的患者进行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症状的行为。这时医护人员的工作将从“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转为“减轻痛苦”,包括止痛、心理抚慰等,强调要在身体、心理、灵性等全方面帮助患者解除痛苦,让其安宁平和地走向生命终点。

“回家去吧,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当病情已经发展到无法医治时,以往医生常常这样

告知家属。然而,陈晓阳表示,因为大部分家属并不知道该如何照顾临终期病人,反而增加了病人痛苦。这时,就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来介入。

但济南多家医院均表示目前暂时没有设立临终关怀病房的计划。“短期内肯定不会开了,挣不到钱,还占用那么多床位。”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现在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很多有治疗需求的患者还要排队等床位,期望临终关怀服务的病人只能寻求其他单位。

除了大型公立医院,还有不少养老院也表示能够提供临终关怀服务。不过因为没有足够的

医疗专业知识,他们也大多无法对重症患者进行相应症状处理。不少养老院只能在生活上提供帮助,对病痛却无能为力。

四家医院设立过
全都已关停

其实在此以前,济南曾经有多家医院尝试设立临终关怀病房。1999年,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曾创办了“夕阳红老年全托病房”,2006年时被改为肿瘤病房。2004年,时任山大二院麻醉科主任王志刚牵头建立了临终关怀病房,随着其2009年工作调动,病房也随之关闭。2009年,千佛山医院肿瘤科成立“宁养病房”,半年后也关停。关停的原因,大多是不赚钱。

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内科十病区主任宋丽华看来,临终关怀病房最需要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现在很多家属都对病人隐瞒真实病情,做不到真正面对事实,临终关怀也就无从开展。”宋丽华表示,这时会做家属工作,明白告知病人实情,不再追求伤害性的治疗,早做好告别的准备。

同时,局限于传统理念,社会接受度不高也是临终关怀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有时候明知抢救也没用,家属仍然坚持,否则难过自己内心的坎,也会担心别人知道后说自己不孝。”宋丽华说道。

普及死亡教育不仅仅要面对病人及家属,对医生而言同样重要。“医生也要学会关注病人本身,而非仅仅是治疗疾

病。”宋丽华表示,医生需要学习分辨该放弃治疗转向善终辅导的时机,也需要明确抢救治疗是否有意义。

“让剩下的日子
更加丰富”

山东省立医院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蔚真及其团队工作人员就曾多次参与临终关怀工作,在生活、饮食、心理支持等多方面引导家人给予病人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当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还可以让剩下的日子更加丰富”。

“帮助他们在剩余的时间实现未完成的心愿,包括想去哪儿、见谁等,慢慢向身边的人道爱、向感激的人道谢,向抱歉的人道歉、向亲人和朋友道别。也在适当的时机和他们沟通后事该如何安排。”蔚真说道。

济南十方缘心灵陪护中心负责人李忠红从事关爱老人志愿工作已经10个月了。李忠红介绍,很多老人特别孤单,虽然孩子也很孝顺,经常会带着营养品和衣服前去探望,却苦于不知如何交流。“有些老人会跟我们说出来,很害怕死亡,有时说着话就会突然流泪,眼神里都是孤单。”李忠红说道。

“因为做临终关怀工作要长期与他们相处,会和他们产生深厚的感情,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有时送走一位老人后,工作人员很长时间心理上都无法抽离,次数多了有人会承受不了。”蔚真表示,这可能也是从事该工作人员不足的原因之一。

“感谢你们,我的孩子临走前没受罪”

聊城宁养院5年送走1864名晚期癌症患者

在聊城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只有8个人,却从2011年开始先后为1864名晚期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让这些患者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高杰贴近患者服务,听患者倾诉,这样做可以让患者获得安慰。

本报记者 王尚磊

8个人服务一个市

聊城市宁养院是山东省唯一一家免费上门,为贫困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护理指导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由李嘉诚基金会与聊城市人民医院联合创办,工作人员有8人。目前宁养院服务对象为聊城本地人,也有少量聊城周边地区的患者。

李嘉诚基金会每年拨付给聊城市宁养院140万元经费,这些钱全部用于药品、车辆维修、学术活动、组织公益慰问等。而宁养院8名员工的工资以及水电费等开支,均由聊城市人民医院承担。聊城市宁养院主任高杰介绍,这140万元里药品支出占大部分,尤其是止痛类药物。他介绍,曾经一名患病老太4年时间所用的止痛类药物,花费就达到了10万元。

正因如此,140万元看似不少,但高杰表示他必须精打细算,合理分阶段给患者用药。这样的话能保证钱花到刀刃上,还能帮到更多患者。截至今年10月12日,聊城市宁养院已经累计服务患者2017人,其中有1864人已经离世。

患者拿止痛药更方便

止痛药不少都属于精神类处方药,这类药品受到严格管制,患者想要获取必须到医院就诊。即使获得了医生处方,也只能拿到限量服用的药物。而宁养院医生定期家访并能根据情况开具处方,患者家属便可定期来领药。这极大方便了贫困癌症患者合理使用止痛药,已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感谢你们,让我的孩子临走前没受罪。”今年的中秋节过后,一位3岁的癌症患儿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他的妈妈来到宁养院里感谢医护人员。与其说是来感谢,不如说这位母亲是来倾诉丧子之痛,她把宁养院的医护人员当成了亲人,在她眼里,是这些人帮她的孩子减轻病痛的折磨。

宁养院主任高杰说,这名3岁孩子在癌症晚期常常因为疼痛大喊大叫,给孩子的父母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通过家访,宁养院社工对孩子和父母进行了精神疏导,医生则教会了父母如何使用止痛类药物。就这样,孩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疼痛少了很多,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志愿者招募是难题

聊城市宁养院的人文关怀服务也逐渐吸引了更多医疗机构的眼球。聊城一家县级医疗机构的肿瘤科负责人就曾把高杰请去,给肿瘤科病房医护人员培训授课,目的是想要把临终关怀理念融入到病房的医疗护理服务中。

高杰对于医疗机构开设临终关怀病房的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但从目前来看,由于山东临终关怀理念起步晚,社会知晓率低,患者和家属认同感不强,多数人难以接受“临终”两字。同时,从业者的质量也是一个难题。聊城市宁养院曾招募了不少志愿者从事家访工作,但由于志愿者面对临终病人时存在恐惧思想,并认为“不吉利”,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

高杰介绍,南方一些公立医疗机构临终关怀起步早,有些病房起名避开了“临终”字眼,起名多为“舒缓病房”“关怀病房”等,床位也是供不应求。在这方面,值得山东学习。同时,高杰认为开办临终关怀病房,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对患者的医疗报销上要有倾斜,让患者有能力承担住院费用。”